

15公斤毒品放在运芒果货车的驾驶室

武汉警方打掉一跨省运毒团伙

15公斤麻果和冰毒,装在两个黑包里,就放在货车驾驶室。

毒贩敢将毒品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是因为货车运输的是产自云南的13吨芒果,可以走高速绿色通道。

不成想,6月7日凌晨2时许,他们刚到武汉西高速口就被抓获。

提前得知信息,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十里铺检查站民警在高速入口布控,当场控制了兩名司机和一名货主。

心存侥幸的3名犯罪嫌疑人企图利用芒果作掩护运毒进城。他们万万没想到,到了武汉城门口,还是栽了。9天后,另一名团伙成员在云南落网。



落网嫌疑人供出上线

武汉“重启”后,为防毒品犯罪反弹,武汉市禁毒部门及早行动,加大了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一批以身试法的毒贩纷纷落网。

通过在一起已侦破案件的线索,禁毒部门发现云南人阿光涉嫌贩毒。获此信息,民警迅速开展外围调查,持续盯住阿光的活动动态。

5月下旬,民警排查发现阿光的落脚之处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大市场附近,便现场走访调查,有知情者反映,阿光回云南去了,不过听说近期可能要到武汉。

“他很可能贩运毒品回来。”凭着职业嗅觉,禁毒民警推测,并加紧对阿光的情况收集。

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阿光,民警发现他与多名涉毒人员均有往来,疑点进一步上升。

数日后,云南方面的线人传来消息,阿光正积极联系6月上旬贩运芒果到武汉。此时的确是云南芒果成熟的季节,难道他要在芒果上做文章?

6月5日深夜,又有消息从云南传来,阿光带着两个货车司机和满满一车芒果从云南边境出发了。当天,禁毒支队当机立断,调集侦查队队员快速上案。

15公斤毒品放货车驾驶室

阿光运货的货车车牌号民警虽已通过线人掌握,但其如何藏毒运毒尚不知晓。为确保万无一失,民警反复琢磨,制定尽可能严密的拦截方案。

从云南经贵州、湖南来汉,很多司机走京港澳高速,经湖北咸宁直接进入武汉,但也有司机偏爱从湖北荆州、仙桃方向进入武汉。阿光是个狡猾的毒贩,警方决定将战场前移,兵分两路,分别在湖南临湘、湖北仙桃布控,以尽早捕捉到阿光踪迹。

6月6日傍晚,一辆小车悄悄驶出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飞快地奔湖南而去;夜幕降临后,另两台小轿车一前一后,结伴向仙桃方向出发。

与此同时,还有一拨民警在某果批市场埋伏下来。万一中途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果批市场可就是最后一个可拦截的地方。此前几天,民警乔装打扮成经营水果的商人,对果批市场内部的仓储及环境进行现场踏勘。

当晚,武汉警方还调集十里铺、张家湾、汉洪、黄金口、郑店等5个公安检查站联合开展夜间盘查行动,对进城车辆实施严格检查。

三层布防到位,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只等毒贩前来。

时间很快到了6月7日凌晨,守候在汉宜高速仙桃服务区的民警整晚盯着每台开过的货车,一刻也不敢放松。凌晨1时许,一辆成色很新的蓝色厢体货车经服务区出口向武汉方向驶去。民警心中一阵狂喜,等了一晚的车牌号码出现了!他们默契地跟在后面,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正布控在湖南临湘的小轿车闻讯连忙往武汉方向赶,包围圈渐渐缩小。

6月7日凌晨2时许,蓝色货车走绿色通道进入武汉西收费站。前面有几台车正在排队接受检查,蓝色货车顺次进入车队。恰巧此时,从湖南赶回来的小轿车也到了武汉西,它经过ETC通道抢在货车之前通过收费口,形成阻击阵式。

抓捕时机成熟,追踪而来的两台小轿车及正在此处执勤的检查站民警冲到货车车头处,将货车上3名男子全部控制。

在货车驾驶室,民警查获一个黑色背包、一个黑色提包,里面装有14块麻果和3个塑料袋装的冰毒,共计15公斤。货车车厢里装了720筐芒果,共计13吨。

云南上线数日落网

到案后,阿光起初拒不承认贩运毒品事

实。无奈铁证已被警方锁定,犹豫了几个小时后,他最终不得不低头交代了作案经过,并供出,在云南他还有一个上线阿佳。

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当即派出两名侦查员会同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民警赶往云南。6月8日11时,连续办案3天仅休息了10小时的民警又登上了前往昆明的航班。

6月10日,民警获悉阿佳在普洱有活动的蛛丝马迹,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地。

狡猾的嫌疑人阿佳似乎听到了风声,关上手机,人影全无。

民警在云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围着方圆50公里范围的乡村、寨子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一连5日,民警只有干粮充饥。恰逢大雨滂沱,山路崎岖泞滑,民警巡查增添不少困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16日中午,在一个城郊的村子内,民警发现了阿佳的汽车,顺此线索找到了正在附近农贸市场门口歇息的阿佳,将其抓获归案。

民警介绍,阿佳与阿光为了打通从云南至武汉的运输通道煞费苦心,随着芒果成熟季的到来,便想到了借用芒果作掩护,走高速公路果蔬绿色通道,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早已进入了警方追踪的视线。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文中涉毒人员均为化名)(刘志月)

来自千里之外的“飞土”

众所周知,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程序十分严格而且成本较高。于是,一些企业动起歪脑筋,竟采取“变通”形式非法异地转移,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生存风险。

2019年8月23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重大跨省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案作出一审判决,邱某荣等7名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4年不等的刑罚,并处25万元到12万元不等的罚金。一审宣判后,7名被告人不服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今年5月8日,永定区法院受龙岩中院委托,对这起案件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居民区惊现“臭泥土”

2018年8月,龙岩永定区高陂镇某安置小区居民,被一车车远道而来的污染物打破了本应平静的生活。一到夜里,小区居民总能听到大型车辆与铲车的轰鸣声,紧接着就能闻到如同焚烧塑料与重金属的恶臭。

根据群众反映,环保部门在距小区南侧200至300米处发现数堆黄绿相间的“臭泥土”。经过环保工作人员抽样检测发现,泥土中铬、镍、铜、锌等重金属含量大大超过《土壤环境质量》中的三级标准,且超标数倍甚至数百倍。执法人员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没有处置危险废物物质的情况下,故意将工业危

废物集中倾倒在小区附近。随后,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仍陆续有大型车辆在高陂镇黄田村大水坑倾倒在刺激气味的泥土,并有人在现场指挥卸车,见到执法人员后迅速逃离,两辆正在卸货的大型车量及其驾驶员被扣留。

据驾驶员陈述,他们是物流公司的驾驶员,根据老板指示前往浙江省三门县的一处没有门牌、厂名的工厂接货。到达后,该厂工人将早已用白色编织袋装好的“臭泥土”进行装车。由于编织袋里传出臭味,驾驶员曾问工人这是什么东西,工人回答:“别问那么多,只管装回去烧了就行。”

驾驶员还透露,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工厂也有运送“臭泥土”到龙岩的业务。

那么,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浙江省的重金属有害物质为什么会选在福建省的一个乡镇进行倾倒呢?

外省企业危废物跨区域污染

根据驾驶员指认,这些有害物质来源被锁定在浙江三门县某新材料公司与金华市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两处。

根据涉案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辉供述,该公司近期产生无法再利用的废物较多,有资质的公司无法接受其库存废物数量,处置成本也非常高,且办理危废物运输的流程十分复杂。此时,一名自称江西某环保公司业

务员的汤某军找上门来,表示可以以市场价格一半的费用帮材料公司“处理”库存的危废物。

张某辉明知汤某军的“处理”价格明显过低,但为了尽快处理库存,还是答应了对方。为了规避处置危险废物的审批手续,两人商议通过签订碳酸铜产品销售合同的形式逃避检查审批,将危废物运输处置伪装成碳酸铜产品的销售。就这样,在短短两个月里,汤某军共从材料公司运出重金属危废物300多吨。

而涉案的某环保公司负责处理副产品的业务经理胡某勇则供述,该公司的副产品含重金属,属于危废物,只可以用来提炼,不能直接倾倒。2018年左右,为了节约成本并逃避环保部门监管,汤某军作为江西某环保公司代表与胡某勇的公司签订碳酸铜销售合同,处理危废物款项转至汤某军个人账户,胡某勇则从中获取20万元“介绍费”,汤某军共从其公司运出危废物2000多吨。

很显然,两家运出危险废物的公司均与这个叫做汤某军的男子有联系,但汤某军却不知身在何处。就在这时,在龙岩当地负责配合倾倒危废物的人员有了下落。

本地人员违规处置受严惩

根据高陂镇群众反映,当地的廖某波、廖某彬、张某某、魏某昌4人曾在当地联系、租用废旧厂房、空地等用来堆放泥土,货车驾驶

员辨认出了当天负责指挥和开铲车的男子分别为廖某彬与魏某昌。由此,案件真相被揭开。

2018年5月前后,汤某军与龙岩当地的邱某荣联系,将浙江两家公司的危废物以每车1500元的价格交由其处理。为了能够长期隐蔽处理这些危废物,邱某荣以每车1300元左右的价格在龙岩各乡镇寻找合适的人选,通过其本地人的身份寻找倾倒危废物地点,自己则从中赚取200元差价。

在高陂镇,邱某荣联系的就是廖某波。廖某波则召集了廖某彬、张某某、魏某昌进行分工协作,由廖某波与邱某荣对接,张某某出面租用废旧厂房、空地进行危废物倾倒,廖某彬负责联系运输车辆与倾倒现场管理,魏某昌负责转运等工作。

廖某波等人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2018年7至8月间,共计在高陂镇范围内黄田村大水坑、和兴村废旧汽车修理厂、工业园区某公司厂房、石门甲快速通道空地等9处,倾倒危废物共计1400多吨。除高陂镇外,邱某荣还通过郑某龙等人在永定区、新罗区等地倾倒危废物。至此,从浙江运输至龙岩市的危废物数量多达2500多吨。

截至目前,涉案的邱某荣、胡某勇、廖某波、廖某彬、张某某、魏某昌、郑某龙7名被告人已被判处刑罚,其余与本案有关的单位及人员也将陆续受到法律制裁。

(王莹)